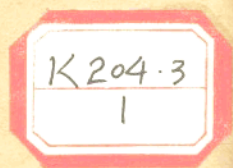


蘇子如
知
附
PDC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

掩其敗迹

爲于僞
翻下同

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

謁

任

實王朝直遥翻

謁

考異曰舊全義傳

令中使就

謁

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

謁

第賜宴自還至辭都不謁

謁

謁

謁

謁

謁

謁

制從古以還未有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於正朝耳

爲于

僞翻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

德宗之耳目爲宦

必殺官所聾瞽率類比閏月甲戌歸

夏州

夏戶雅翻韋士宗旣入黔州

去年士宗復入黔州事見上卷黔渠今翻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佖爲黔州觀察使

佖其吉翻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

朝晟

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防秋于寧州

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采將兵戍定平

武德二年

分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域志在
州南六十里朝直遙翻案倉宰翻將即亮翻城薨

朝案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亟泥

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

衆情殊非國體

帥所類
翻下同

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

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比必利
翻及也必無虞

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

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它軍

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已丑上遣中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

珍齎詔詣寧州

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
百六十六人復扶又翻

六月甲午

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宗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宗爲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爲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爲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造七到翻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它將乎將即亮翻衆曰弓刀皆爲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知軍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宗爲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操七刀翻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

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

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

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撓奴巧翻詐稱

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案爲邠寧

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

珍往詗軍情復扶又翻下同詗火迴翻又翻正翻壬寅至軍軍中以高

固爲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

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案制

書至邠者故留邠之姦人乘之且爲變留後孟子周

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

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

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五

年李錡爲諸道鹽鐵轉運使事見上卷

以貢獻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

遺唯

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

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

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

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

鎖械內阬中生瘞之

瘞於計翻

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

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

言其力能挽彊弓也胡奚雜類謂之蕃落

胡奚之俘配隸江南

者錡收養之

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

丑

緣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李勉歷事肅代德三朝貞

元中已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為相

得眾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悉但翻同列多輕侮之及

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丁巳成德節度使

王武俊薨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辛巳以成

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己丑吐蕃陷麟州

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

曜之子也曜郭子儀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

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李勣封英國公武后時吾

高祖建義不成謂敬業也事見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子孫流播異域

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

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

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紆緩也臯遣將將兵二萬分

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宋白曰保州本維州

之定廉縣南接吐蕃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

改為天保郡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為保州按王涯傳曰綿州威蕃柵西抵棲雞城蓋在茂州界

河東節度使鄭儋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

有它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

諸將環之環音宦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

楚德棻之族也令狐德棻事太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棻撫文翻八月戊

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爲節度使 九月韋臯奏

大破吐蕃於雅州

宋白曰雅州即秦嚴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

源縣有離出隼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爲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砦堡百

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

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

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

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弃城奔慶州

爲吐蕃所逼也鹽州

修築距是年纔八年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

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

師萬四千里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見賢驃毗召翻

仍獻其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

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

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挑徒了翻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

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

兵還還從宣翻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考異曰舊

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上赦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

奉得進裴肅以進奉得廉車判官齊揔代掌後務據新

唐書肅卒于官齊揔代掌後務刻剥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

揔爲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封還詔書

不肯書讀所謂糾駁也曰衢州無它虞齊揔無殊績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

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揔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

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

獎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

嘉王運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爲正牙西內以太極殿爲正牙唐

制天子居曰衙行自理逋債也乙亥詔公卿庶僚

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

以爲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

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淮

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

王鐸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鐸五各翻副節度使恐當作節

度副使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宗

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朝直遙翻玢府巾翻

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

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召安黃軍曰奉義以寵伊慎也己

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劉昫

日朱鳶漢縣名今縣吳軍平縣地晉武帝更名海平江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鳶縣唐屬交州明

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

辰杜佑入朝

自淮南入朝

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

平章事以王鐸爲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

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

玄宗天寶二年尊各孫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

聖皇帝立廟京師臚陵如朔

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建中二年

奉獻祖正東向之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

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

實爲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

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劉昌築平涼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爲平高縣爲吐蕃所陷

乙亥吐

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

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楊志廉時為左

軍中尉

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

充左神策

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為

左右神策

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

策中尉

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

十年十月

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

尉其重複

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耳七年始

為副使

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

月但進階

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仕十五

年以後志

廉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此蓋

言其大略

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 余按右

監軍將軍

當作

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

右監門將軍

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

浣薨其壻田僈欲脅其子使襲軍政

僈齒

牙將王沛

亦浼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爲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齊抗以疾罷爲太子賓客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

書山陰王叔文善碁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會稽縣唐初復分會稽置山陰縣二

縣俱在越州郭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

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常爲太子言民間

疾苦譎古冗翻治直吏翻乘閒古覓翻爲于僞翻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

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爲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負掌

講導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

經學

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

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

當視膳問安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

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

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

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

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

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

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

初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

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

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偽于其可為

相其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